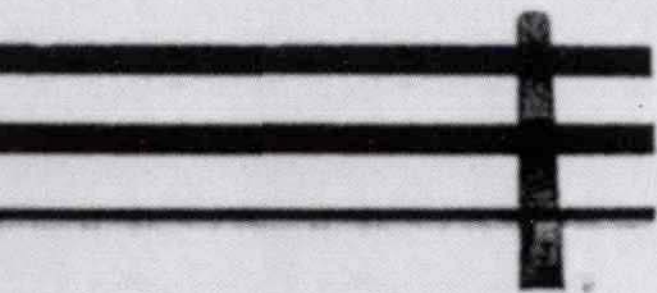


Jean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 IV : 1995-2000

冷记忆
1995 - 2000

(法)让·波德里亚著 张新木 陈凌娟译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冷记忆

1995—2000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陈凌娟 译

Jean Baudrillard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记忆. 1995~2000 / (法)波德里亚(Baudrillard, J.)著;
张新木,陈凌娟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4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ISBN 978-7-305-11177-8

I. ①冷… II. ①波… ②张… ③陈… III. ①随笔—
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0382 号

Cool Memories IV, 1995-2000

de Jean Baudrillard

Copyright © Editions Galilée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Garance Sun Agent Littérair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7-079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书 名 冷记忆:1995—2000

作 者 (法)让·波德里亚

译 者 张新木 陈凌娟

责任编辑 陈蕴敏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印张 6.75 字数 86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177-8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这无声的笑，很有些查拉图斯特拉^①教的味儿，花儿无声地笑着。草和植物以及整个森林都无声地笑着。天空和星星无声地笑着。如果有一个宇宙的背景声音，那就是这个无声的笑声。这个听不见的声响，犹如一个遥远的回声，那是人类出现的回声，是现实世界的灾难的回声。

^① 查拉图斯特拉(Zarathoustra, 约前 628—约前 551), 伊朗古代预言者及宗教改革家, 拜火教的创始人。(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注。)

河流的分水线——思想的分界线。没有平面球形图的广度。河流和命运总是要相互分离。

有一个不可见事件的磁极，和历史的极点不同，它通过事件的质量，改变着历史事件的轨道。

还有一种精神空间和历史空间的弧，大体与地球的弧和物理空间的弧相似，它使得任何关于平面化和线性的想法变得无法设想。

一个等温的世界，由于风和阳光的不在场而没有蒸发，是一个死的世界。同样，一个躯体，由于其体液被隔离，所以不再有任何东西从中蒸发，没有任何分泌物从中流出，就像在今日的极端卫生主义中，是一个死的躯体。

全世界受害者，注意不要报仇心切，你们将不再值得我们同情。别让复仇心抹掉杀戮的恐怖。

只要再多一个生灵，一切将变得人口过剩。

概念是无法表现的，而图像是无法解释的。两者之间有一个不可弥补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图像总是靠对文本的怀念而活着，而文本则靠对图像的怀念而生存。

应该与制度和睦相处，但要反抗制度的后果。应该怀着这种想法去生活，即我们已经从最糟的境况中幸存下来。

应该考虑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禁止思想的阶段，因此必须准备向虚拟(Virtuel)的地下活动和地下墓穴过渡。

对政治舞台作一简单的扫除,会让我们摆脱它的无意义性。但是权力依然保留,如同卫生和治疗功能,如同驱邪仪式,如同抗抑郁药物。

一段段时间在时间的数码广度上漂浮,如同地图广度上领土的碎片,如同从语言奴役中挣脱出来的写作碎片,如同从现实的越来越幽灵化的真切中抓取的图像碎片。

犬儒主义适应于酷热,同时也适应于猪狗般的生活。自我在其中飘浮,但超我在其中更加得心应手,在意志的冰冷空间中运动着。

这些肩膀,我曾经在某医院一张病床的白色中看见过,我再次发现它们在一件婚纱的黑色紧身衣

中闪闪发亮。

萨列里^①说得很有道理：完美、优雅（莫扎特的优雅）是有罪的，应该被毁灭。这种对普遍平庸的侮辱应该得到报复。萨列里的呼喊是对落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命运的挑战。但是民主的赎买也是不能接受的。

若说上帝的仁慈无穷无尽，这仅仅意味着这份仁慈处在无穷的距离外。（厄普代克^②）

蝴蝶翅膀的扑打，可以在地球的另一头引发一

① 萨列里（Antonio Salieri, 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长期为奥地利王室效力。许多文学作品将其描写为一个妒贤嫉能的人，甚至说他毒杀了与自己同时代的天才音乐家莫扎特。这一说法并无根据。

② 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兔子》四部曲。1981年和1990年两获普利策奖。

场热带风暴,那么相反,人们难道不能想象,一场飓风会缩小成蝴蝶翅膀的扑打呢?或想象一阵微风,它会在世界的另一头演变成蝴蝶翅膀的灾难呢?也许混沌的理论最终只对飓风和蝴蝶有效。

截获哲学世界中化石般的响声。这将使马克思的理论在赛博空间(cyberespace)中更为响亮。虽然几乎听不见,但这个理论却告诉我们光年的数量,即将我们和革命^①相分离的光年数——革命,即拉开历史序幕的事件,比如宇宙大爆炸或原始的罪恶,这种事件说到底从未发生过,而且我们最终也不可能接近它,由此导致了任何历史真相的不可能性,还有任何起源科学的不可能性。

^① “革命”一词的原文为“révolution”,该词在法语里也有天体“公转”的意思。作者在这里用的是双关语。

奇怪的梦境，一个阳具进入一个阴茎的尿道口，而阴茎又与女性的生殖器融合为一体（在梦中，这一切都非常逼真）。最后，它们成了一对连体人，两人由一个共同的阴茎连接着，如同一个 X 型的玻璃瓶。这是一个拓扑学形象，其中瓶颈和瓶底互相衔接，形成一个整体的凸状物体。

于是这两人在一起既幸福又很不幸，从今以后，当其中一人变得更糟时，另一个就自动变得更好。这个天平可以永无止境地互相平衡。在这完美的一对中，一人身上消失的东西会在另一人身上重现。

当女人说，我想和你做爱，这是一种供给。当一个男人这么说时，这是一种需求。供给对于需求的绝对特权。但是当女人投怀送抱时，这也是一种需求（取得某人同意的需求），而当男人要求女人委

身时，他向她供给了他的需求。

最美丽的凶杀故事。

一位杀人凶手累积证据，成功地说服了他的朋友，证明是他在梦游病发作时杀了人。朋友被判刑，在曾经是罪人的幻觉中服刑。二十年后，他们再次相遇，这次真正的凶手把所有证明他朋友无罪的证据给了他的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通过这个致命的揭发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凶杀。朋友在头晕目眩中猜测到是这个人策划了这一切，但为时已晚。塞罗内蒂^①会说，这是一门秘传的犯罪学。

思想和现实以大写 V 的速度^②，并根据分叉的

① 塞罗内蒂(Guido Ceronetti, 1927—)，意大利诗人、剧作家、记者。代表作有《身体的沉默》(*Il silenzio del corpo*)、《外表的生活》(*La vita apparente*)等。

② “大写 V 的速度”，法语为“vitesse Grand V”，意为“很快的速度”。

斜视运动互相远离。思想向着深层的困惑斜视过去，而现实变得越来越模糊。^①

系统和分析如同互相竞争的影子。当一个更加优化时，另一个就变得更为激进。但是谁还会关注这种激进性呢？这种激进性不再是诱导性的，而是轻泻的。你以为成了杀童天使^②，其实你只是做了一次灌肠！

怀着恶意的快感，去观看人们争相从栏杆下通过，而那根杆子已经很低。知识界的懦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真正的奥林匹克项目。一种兽性的共识在最小公分母上产生。

① 在法语中，动词“斜视”（louche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为“louche”，和形容词“模糊的”（louche）的词形相同。这里是作者的文字游戏。

② 杀童天使（Ange Exterminateur），圣经人物。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时，该天使将埃及的小孩全部杀掉。

随着时间的流逝,真善美玩着奇怪的音乐椅游戏^①。首先是善和道德价值的最高权力。而恶只具有美学价值:丑变成了美。所有这一切被既不美也不丑的现实扫除后,就变成了真。客观性成了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价值。但这不会持续太久的,因为说到底,拟像和虚拟将战胜所有的价值。

“孪生”粒子不可分离的(微观物理学)假设,它正在信息的世界同时性中被检验——在实时中地球上所有的点的拥挤,空间和时间的废除。问题是这种同时性又叠加了一个事物间不可消除的不在场。而精神的拥挤又叠加了一个身体间不可逾越

^① 音乐椅游戏(Jeu des chaises musicales),即抢座椅游戏。游戏参与者为奇数,比椅子数多一人。当音乐开始时,游戏者便围着椅子转圈;当音乐停止时,大家抢坐椅子。没有坐上椅子的那一人便被淘汰,以此类推,直到只剩下最后一名游戏者,他就是胜者。

的距离。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衰老的同时，当今世界比我们衰老得更快。以这样的节奏，我们将在它之后存活下来。

乌斯怀亚^①的苦役监狱，惯犯(Recidivistas)的苦役监狱。那个被监禁者，没人知道他的姓名、罪行、最终的命运和死期，但是留下一张他的照片，唯一的一张——所有这些印第安人中被监禁的一位兄弟。这些印第安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罪行，但人们非常了解他们的最终命运。

罪犯、流放者、无政府主义者(包括那位炸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局长的犯人，他在二十年后

^① 乌斯怀亚(Ushuaia)，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首府，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重刑犯的流放地。

被特赦,改判为流放)和印第安人的奇怪世界,还有慈幼会^①传教士,他们是一个退化的种族的行善寄生虫,如同假山毛榉森林周围的地衣,吞食着和淹没了这片树木。

森林好像遭到近期灾难的破坏。遇难船只的残骸。移民和航行者的墓地。而如今则是一种反时序的现代化的灾难,混凝土,灰尘,交通,马达轰鸣声,亵渎行为,似乎要消灭掉世界尽头的宁静。

人们以为已经甩掉了世界的剩余部分,但是它仍然在你的面前,带着它的传真,它的技术,它的摩托车,它的录像机,它的免税商品。到这儿来吧!这里能梦想任何事物和任何思想的可能的结局。但是人们从中看到,世界唯一的尽头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尽头。人们走到哪里都是世界网络的人质。

^① 慈幼会(Salésien),天主教组织之一,1857年由意大利天主教神父鲍思高(San Giovanni Bosco)创办。

无法剪断这根脐带。人们自己就是一个极端的现象，处于自身终结的另一边。

阿拉卡卢夫人^①，他们不知道自己处于世界的尽头。火地岛^②的印第安人就在那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航海家、冒险家、传教士和被流放者也一样，在他们的时代发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他们的世界没有任何共同的尺度。而我们正好相反，作为那里的游客，带着我们发现了一切的骄傲，还有对这个已经完结的世界的遗憾。

一个被破坏的世界，同时怀着一种古老的孤独情感。一个从前的灾难，它来自时间的深处，但还一直持续着。一种诅咒的情感，火地岛人把这种情

① 阿拉卡卢夫人(Alakalouf)，火地岛的印第安土著居民。

② 火地岛(Terre de Feu)，南美洲的最南端岛屿，分属于智利和阿根廷两国。

感转移到他们自己的神灵身上,当他们有这种情感时——神灵们很难在一个没有太阳、没有怜悯的世界中站稳脚跟,甚至成员之间都没有怜悯。既没有人类生灵的足迹,也没有荒漠的自然的伟大——在巴塔哥尼亚^①,不管人们走到哪里,都是自然的对立面,也是文化的对立面。没有起伏的领土的辽阔,贫瘠的地平线的空旷,一个大洪水的形式或大洪水前的形式。既没有城市也没有自然景观,所有的一切只有在文明世界中才具有意义。“城市化”地带是一个由灰尘、混凝土、霓虹灯和人造声响组成的虚无,呈现着音乐、衣着、机械和技术的平庸。

这里,所有非人类的東西都是崇高的,所有人类的東西都是齷齪的。身处“世界的尽头”照亮了这种反差。人们从中所发现的是,它不是一个原始的世界,它是无法破坏的野蛮形式和人类种群那破坏性的控制所组成的混合物。

^① 巴塔哥尼亚(Patagonie),南美洲最南端,主要位于阿根廷境内,小部分属于智利。